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九

起太建十三年盡長城公至德元年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至太建十三年

隋煬帝開皇元年後梁肅宗天保二十年是歲月亡隋代

春正月壬午以晉安

王伯恭為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為右僕射憲樞之弟也

周改元大定 二月甲寅周隨王堅始受相國百揆九錫建臺置

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

軍庾季才勸隨王宣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

大將軍虞實亦勸之於是周主闡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

杞公椿奉冊大宗伯趙爽奉皇帝璽紱禪位於闡周書也周制

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

皇帝負展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又有六

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與諸侯

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

封命書國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諸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

子信璽徵諸國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寸

虎紐梁敬帝太平元年周閔帝受魏禪五主二十四年而亡

隨主冠遠遊冠遠遊冠制似通天冠而前無山述有

展簡橫于冠前皇太子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紗帽白紗帽也名

及王者後諸王服之高頂帽皇帝服絳

紗袍志曰開皇初高祖常服鳥紗帽紀云秋

七月上始服黃百條畢賀蓋以黃為常服

入御臨光殿服袞冕

如元會之儀元會正旦大朝會也文物充庭羣官各入就位再拜

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黃階階帶劍復位再拜

官在位者又再拜

禮笏三稱萬歲

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改國號

隨為隋以周齊不遑甯處故去隨之志遣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

賜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

周定六官事始於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

漢魏之盛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

隋志

三師不主事不直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仗後齊遺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歸除其位多曠皆屬行事尋省府及僚佐置公則生於尚書都省朝之眾務總歸於臺閣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事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部事八人分司管轄六曹尚書分統三十六侍郎各司曹務直尚禁省如漢之制門下省置納言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郎通直員外諫議大夫等官內史省置監令侍郎舍人等官祕書省置監丞郎等官領著作太史二曹內史省即中書省避武元諱改曰內史門下內史二省主出納朝直代言舊有職事祕書省較優閑內侍省則御史都水二臺御史臺置大夫治書侍御史侍御史皆官官也御史都水二臺殿內侍御史監察侍御史官都水臺遣使者及丞參軍河堤謁者又領掌太常等十一寺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

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並置少卿丞主簿錄事等員國子寺置祭酒屬官有主簿錄事國子太學四門書算學各置博士助教將作寺置大匠丞主簿

左右衛等十二府

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左右領左右府左右

右監門府左右領軍府各置大將軍將軍長史司馬錄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曹證曹行參軍行參軍等員以分司統

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隋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夫

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將軍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特進至朝散

大夫七等散官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散大夫總七等以加文

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考謹忠散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

顯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

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

相國內郎相國府從事中郎避諱改為內郎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丙寅修

廟社時自高祖以下置四祠廟同殿與室而己立王后獨孤氏為

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天宗伯趙嬰為尚書右僕射嬰

煬己巳封周王暕為介公介古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劉鄭矯

詔以隋主輔政

劉鄩對時

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子幼冲恐權在

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

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

許乃止隋主與周戰師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

後周置職師之官屬地官有中

大夫有下大夫

北平郡治臨龍隋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刺史

五代志汝南郡新息縣後魏置東

州梁改西澤州又改淮州東魏

後曰東澤州後周改曰息州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其取

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隋主謂之曰

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精類楊彪

徐廣事見一百一十九卷宋高祖水

初元年楊彪事見大

十九卷魏黃初二年隋主怒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

上柱國鸞殺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

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

是奇之及長毅謂公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
畫二孔雀屏閒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
輩莫能中唐公李淵後至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於淵淵母性嚴
諸娣姒皆畏懼莫敢侍毅女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衣履
工爲篇章而好存規戒又善書畫法與淵相似人不能辨淵哂之
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穎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
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
譙公乾暉莫公綸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鄼公貞宋公寶高祖子
漢公贊秦公贊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荆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
公術皆死德林由此品位不進 乙亥上耕籍田 隋主堅封其
弟邵公瓚爲滕王同安公爽爲衛王子雁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

王秀為拔王諒為漢王 隋主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

敬惠來旨義無有違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隋

主以穆為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

者百餘人貴盛無比又以上柱國實歲為太傅幽州總管于翼為

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

頤佐周記百年日期願呂尚遇文王年八十矣張蒼以華皓相漢

華皓謂白首也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年百餘歲乃卒 才高命世不拘常禮仍以穆年耆

敕為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美陽公蘇威美陽古縣名漢晉屬扶風五代志不見蓋已省

廢姑以古縣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晉公護欲以女妻之威見護

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辭然威每屏居山

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除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五 陳紀九 宣帝太建十三年

伯下大夫皆辭疾不拜宣帝就除開府儀同大將軍隋主爲丞相
高穎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穎請
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
其父爲邳公以威襲爵 丁丑隋以晉王廣爲并州總管三月戊

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

考異曰隋書
帝紀云楚州

今從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

廣陵爲吳州仍
周舊也廬陽爲

和州仍齊舊也五代志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合州開皇初改
廬州並梁之南豫合州皆治合虎合州因合肥而名也廬江在合
肥東五十里既徙治
廬江故以廬名州 隋主堅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穎穎

勸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
納言度支尙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
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

征稅法頗重

後周太祖作相置職每掌任土之法詳夫家用里之數會大畜中乘之稍審賦役敏弛之節制兼蠲修成

之域頗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上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

在輕難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牛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荒凶札則不徵其賦又有市

門之稅 既而歎曰今所爲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

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

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穎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

陳節儉之美以諭隋主隋主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隋主

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隋主

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

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

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領五職
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隋主曰蘇威朝夕孜孜志
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
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
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然
之高頴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隋主欲成其美聽解僕射
數日隋主曰蘇威高蹈前朝頴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甯可使
之去官命頴復位頴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隋主無不與之謀議
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太子左庶子盧賁以頴威執政
心甚不平時柱國劉昉亦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

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頴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廣有寵於
隋主私謂太子曰賁欲敗調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
泄隋主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當死隋主以故
舊不忍誅茲除名爲民二人皆舊賊隋主於潛躍者也張賓道士
謝之數且言上儀表非人臣之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
祖由是大獲知遇常在幕府庚子隋詔前代品爵皆依舊不降

丁未梁主歸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

戊戌悉放太常散樂爲民仍禁雜戲

後齊之季有散樂周天元卽位悉徵詣長安募太常隋今

放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瑳聘于周肅叡之孫也

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 隋主堅召汾州刺史韋

沖爲兼散騎常侍

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

胡千餘人在塗亡叛隋主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

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

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竝赴長城之役冲雙之子也葉雙見一百六十七卷高

祖永定三年五月戊午隋封邳公惠為廣平王永康公宏為河間王

五代志隋化郡永穆縣梁曰永康惠改名雄隋主堅潛害介國公而為之舉哀

葬於恭陵謚曰靜帝以其族人洛為嗣六月癸未隋詔郊廟冕服

必依禮經隋志冕服採用東齊之法乘輿袞裳垂白珠十有二旒

華蟲火宗彝五章袞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袞重黼為十

二等衣藻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襖裙革帶玉鈎釧大

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綾隨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

玉具劍火珠標首白玉雙鳳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纁纁純

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

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纁赤纁皆以金飾凡綬先合單紃為一

絲後四為一袂扶五為一首首五成一文紕絲也○註音倫其朝

上晉祿首標襖首候纁首散紕首連又音比標音標纁首連其朝

會之服旗幟犧牲皆尚赤以初受命時有赤雀之瑞自以為得火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條

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

十三環帶為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

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

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青海東又敗其太子可

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俘斬萬計

吐谷渾震駭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

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僧王移茲夏為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

為衛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衛州西魏改為衛州甯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

州 九月庚午石重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野拔之胡野在大江北岸對

石頭 肅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蜀還奏稱蜀

土沃饒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

謂王謙以益州起兵也

宣樹建藩屏

封殖子孫隋主善之謂高穎曰子氏世有人焉辛未以越王秀爲

益州總管改封蜀王

爲秀在蜀以奢僭得罪張本

宣敏謹之孫也 隋以上柱

國長孫覽元景山竝爲行軍元帥發兵入寇命尙書左僕射高穎

節度諸軍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眾

五代志齊

文宣受禪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至乾
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弊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
南所用有青薄帶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並類各殊武平已後
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尙用魏
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竝行時
梁益之境又雜川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
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竝行五年以
布泉漸廢遂廢之齊平已後山東猶雜用齊氏舊錢宣帝大衆元
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
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竝用 輕重不等隋主堅惠之更鑄五
銖錢背而肉好皆有周郭

錢之文爲而其邊爲背錢體爲肉錢孔爲好外國周之以規內方周之以矩日

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
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閒便之 隋鄭譯以上柱國歸第賞
賜豐厚譯自以破疎呼道士醮章祈福道士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藝術推人年命
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爾
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果齋餽幣物歷祀天皇太乙五
星列宿等書如上章為婢所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
之儀以奏之名為醮 所劾由是除名隋主堅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
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所置之宜賜以孝經令
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復授開府隆州刺史 初周法比於
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堅命高穎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
等太子率更令魏晉之制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隋制掌伎樂編刻更加修定政練習典
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

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法梁制

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

鞭熟鞭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

鞭長二尺五寸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

千里至二千里

按隋志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

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設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有一

年有一年半有二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

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

議卽周禮人議之法請者凡在八議之科則請之減者官

品第七已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略贖應贖者

皆以銅代絹贖銅一斤爲負負十兩段笞十者絹一斤加至杖百

則十斤徒一年半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

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銀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

皆贖絹百二十斤刑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

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則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

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凡額

運曰古之贖罪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後

魏以金雞得令金一由收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時

緝十匹隋復依古贖制司用前世訊囚之法用大棒束杖車轆柳杖大小咸有程式行杖

撲底歷腰杖枕之屬考擊也掠答也者不得易人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為

理聽詣闕伸訴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紱以致斃斬則殊

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輶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

安忍之懷鞭之為用殘剝府體徹骨侵肌酷均鑿切雖云往古之

式舜典曰鞭作官刑事乖仁者之刑梟輶及鞭竝令去之貴帶礪

之誓故云往古之式不當徒罰漢高帝分封功臣與之制符作誓曰使黃廣軒冤

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

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竝宜除削自是

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耶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

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願行本於是正當隋主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隋主敕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隋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聖意合突厥嘗與隋交市有明珠一箇價值八百萬上柱國武威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而凱賀隋主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隋主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卽匡諫候隋主還朝同返燕寢稍顧欣然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與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

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其

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隋主嘗合止

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謩妻織

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隋主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

兄弟不過將軍刺史隋主外家呂氏濟南人

五代志齊郡歷城縣舊置濟南郡

素

微賤齊亡以來隋主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呂永吉

追贈外祖雙周爲太尉封齊郡公以永吉襲爵永吉從父道貴性

頑駭言詞鄙陋隋主厚加供給而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

出爲濟南太守後郡廢終於家 壬辰隋主璽如岐州岐州刺史

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之

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秦課連爲天下最

上

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

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目彥光為著帽餉餉飾也餉軟而甘言彥光為人

軟美如屬餉爾主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五代志趙郡特著帽耳

後改南趙郡改州為趙州彥光自請復為相州爾主許之豪猾聞

彥光再來皆嗤之彥光至發獲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國境大

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及舉秀才祖道

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咸悅無復訟者時又有相

州刺史陳畱樊叔略有異政爾主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

農卿新豐令房恭懿新豐縣自漢以來屬京兆政為三輔之最爾主賜以粟帛

雍州諸縣令朝謁爾主見恭懿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術累遷

總州司馬五代志平原郡開皇九年置德州爾主謂諸州朝集使曰隋志每元會諸州悉遣使

赴京師朝集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

朕若道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

刺史海州東海郡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十一月丁卯隋遣

兼散騎侍郎鄭樛來聘已已有流星聲如頽牆光燭於地十

二月辛巳彗星見唐子隋主堅還長安隋隆州刺史鄭譯請

還治疾有詔徵之見于醴泉宮隋主堅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

已久情相矜憫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隋主顧謂侍臣曰鄭

譯與朕同生共死聞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

隋主使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頴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隋主大笑廣州刺史馬靖廣州治番

得嶺表人心兵甲精練數有戰功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蕭引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五陳紀九

觀靖舉措諷令送質外託收督賂物醫蠶所輸貨物曰賂一引至

番禺番禺音靖即遣子弟入質是歲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

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隨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

六經數十百倍隋主堅以周秦州總管宇文孝伯徐州總管王

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因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實有周

之良臣若使此人猶在我輩無措手處也突厥佗鉢可汗病且

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事見一百七十我死

汝曹當避大邏便大邏便者木托之子世祐曰突厥以勇健者為

而粗短體貌似之故以偽號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欲

不服菴邏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邏菴者

我常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突攝

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

薩圖乙息記可汗之子故爲長

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

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督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

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

四可汗謂乙息記可汗及木杆可汗爾但可汗佉鉢可汗掘圖最賢

共迎立之

考異曰隋突厥傳云木杆在位二十年卒佉鉢在位十年卒按其書魏略云木杆在位二十年卒佉鉢在位十年卒然則木杆以承聖二年

建德二年佉鉢繼焉然則木杆以承聖二年號沙鉢略可汗居都立太建四年卒佉鉢以其年立十三年卒也

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

都斤山獨洛水皆突厥中地名第二可汗言其位次沙鉢

也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

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

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眾分居四面沙鉢

略勇而得眾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旣立特突厥禮薄突厥大怨于

金公主傷其宗祀獲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沙鉢略

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
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甯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
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
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
愛其善射畱之竟歲嘗共遊獵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
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可汗喜
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
設尤得眾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
察山川形勢都眾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
雖安戎場尙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乘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
通籌策漸以攘之危於周末泰充外使匈奴擄伏質所具知玷厥

之於攝圖兵疆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
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
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將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
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
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右地突厥西面地也又
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左方突厥東面首尾猜地也○霫音習
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省
表大悅因召與語晨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
隋主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卿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
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黃龍時為高寶所據
齋幣賜奚霫契丹奚本日庫莫奚東部胡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後附

疆盛晉匈奴之別種也居黃水北契丹之先與奚同種而異類逍
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松漠之間其後隋大居焉能北數百里逍
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閒既行果相猜貳

始興王叔陵太子之異母次弟也初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

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欲配豫章內史錢法成子季
卿爲將領季卿慙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其
餘州縣非其所部亦徵攝按治少失意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民
犯笞罪皆繫之獄數年不省性好夜嬉燒燭達曉自旦至中方始
就寢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並卽逼納故州鎮聞其至者皆震
恐股慄而帝不知也又喜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
高誦及歸齋內或自執斤斧爲沐猴百戲下所生母彭貴人憂啟
求葬於梅嶺梅嶺者江左王公貴人多葬其地叔陵乃發晉太傅

謝安墓棄去其柩以葬其母初喪之日偽爲哀毀自稱刺血寫經
未及十日卽擊鮮烹肥日進甘膳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爲
尤不軌浸淫上聞上素愛之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旣而入爲
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閤省閤謂中書尚書二省執事者能承意順旨卽
諛上進用之或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時新安王伯
固以善諧諛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
法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
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晉太建十四年

隋楊堅開皇二年梁蕭歸天保二十一年

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

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
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

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

朝服帶劍以爲儀飾非求其適用故爲木劍

叔陵怒叔堅

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劍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媼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媼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斬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眾軍竝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

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

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必以公爲台

輔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齊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

戴溫譚麒麟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

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六朝

都建業航濠淮而度者非一處當朱雀門者爲大航當東府門者爲小航欲趣新林乘舟奔隨行至白

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

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

陳仲華就斬其首軍行陣便於鞍馬驅幹壯健者乘馬居前以壯軍容謂之馬容伯固爲亂兵所

殺自實至已乃定叔陵諸子竝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

前衛陽內史彭肅衛山縣舊置衛陽郡陳爲王國故置內史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

鑑俞公喜竝伏誅焉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榮之子也丁巳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辛酉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尙書令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尙書令隋主堅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泄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以靈州刺史王韶爲并省右僕射鴻臚卿趙郡李雄爲兵部尙書左武衛將軍朔方李徹總督王府軍事兵部尙書元巖爲益州總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巖俱有骨鯁名李徹前朝蘇將剛毅有器幹故用之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衛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尙武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并省隋主謂雄曰

吾兒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晉
王廣嘗穿池起三山詔自鎖而諫廣謝而罷之蜀王秀性好奢侈
嘗欲取獐口以爲闔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服皆不奉教排
閤切諫秀輒謝而止二王憚郭嚴爲人每事諮而後行不敢違法
度隋主聞而賞之又置河南道行臺於洛州以秦王俊爲尙書令
洛州刺史領關東兵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驍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
興王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
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
百司眾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
興王奉昭烈王祀

隋元景山出漢口

漢口漢水入江之口

遣上開府儀同

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攻甌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為孝儒

所敗潰口甌山沌陽守將皆棄城走

漢水記自漢口入二百里得潰口有村又三百里得潰城

楚邑也漢安陸縣居之沌陽在沌水之北五代志沔陽郡漢陽縣有沌水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

墅己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尋陽王叔慎為

岳陽王叔達為義陽王叔熊為巴山王叔虔為武昌王

宣帝諸子惟叔達後

仕於唐

隋高祖奏禮不伐喪

春秋公羊傳喪公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二月己丑隋主璽詔類等班師

癸巳葬孝宣

皇帝於顯甯陵廟號高宗

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

既掌機密頗作威福多所譖毀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

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而靡上欲用侍

中吏部尚書毛喜為僕射申惡喜彊直言於上曰喜臣之妻兄高

宗時稱陛下有酒德

周公戒成王曰無若農王受之迷亂于酒德哉註云言村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

逐去宮臣陛下甯忘之耶上乃止

附註申書趙駿于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

清賢之效上創愈置酒於後殿以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

詩既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憚欲諫則

上已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江總曰我

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

曰此人負氣吾欲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

鄱陽兄弟世祖諸子也高宗之寒殺

劉師知韓子高到仲舉父子以及始興王伯茂皆毛喜之謀後主怒喜欲以喜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乞與也對曰彼終

不為官用願如聖旨中書通事舍人北地傅綽爭之曰不然若許

報讎欲置先皇何地上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為

永嘉內史

政正葬孝宣皇帝與毛喜為永嘉內史通鑑俱載于至德元年二月按陳書南史俱云十四年二月癸巳葬宣

帝毛喜傳又云山陵初畢未及驗年皆有明據考異云高宗祖遇害乃葬向未詳今依紀傳改正之

三月己巳以

尚書左僕射晉安王伯恭為湘州刺史

湘州治長沙

永陽王伯智為尚

書僕射

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

雞頭山涇水所出在原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北山蓋在北河之北

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

雞頭山涇水所出在原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之弟也

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為太子胤孫姬之子沈后養以

為子

五月己未高寶甯引突厥寇隋平州

五代志北平傳舊平州治盧龍

突

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沙鉢略可汗第二可汗達頭可汗阿波可汗貪

汗可汗五可汗

壬戌隋任穆公于翼卒翼美風儀有識度父謹平江

陵得所賜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餽賞口內名望子弟有

士風者別待遇之仕周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

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嘗率荆楚

兵二萬東伐自宛葉趣襄城所過秋豪無犯所部都督輒入民村
卽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開皇初翼入朝隋主堅降榻
握手極歡至是卒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
名終 甲子隋更命傳國璽曰受命璽六月甲申隋遣使來弔

乙酉隋上柱國李充敗突厥於馬邑

馬邑朔州治所大業初改馬邑縣爲善陽縣

突厥

又寇蘭州

五代志金城郡開皇初置蘭州總管府

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

岐

山無神木曰岐○岐音該

隋主堅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又官內多妖異納

言蘇威勸隋主遷都隋主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穎共議明
旦通直散騎庾季才奏曰臣仰觀乾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
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
爲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穎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亦上表請

遷都隋主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

可矣丙申詔高頊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

三秦記龍首山長六十里首入渭水尾達樊川

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色赤舊傳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行成迹

以太子左庶子宇文

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書志太子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階分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典

書坊右庶子二人監者監領營新都事

愷忻之弟也愷家世武將諸兄竝以弓馬自

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公子 辛卯隋以

上開府爾朱敞為徐州總管敞彥伯之子也彥伯被誅時

彥伯時見一百

五十五卷中

敞年十二自贖而走至於大街見兒童羣戲者敞解

所管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遞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

去比究問乃知其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媼

踞胡牀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憐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悉給

跡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隱嵩
高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下泣然而歎曰吾
豈終於此乎伍子胥何人也於是閒行微服西歸於長安周太
祖見而禮之歷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靈壽縣公於是
迎長孫氏歸家厚貲給之隋主受禪改封邊城郡公及在徐州政
號嚴明吏人懼之 秋七月辛未大赦 是月自建康至荊州江
水色赤如血 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雨相激乙酉夜又如之
九月丙午設無尋大會於太極殿尋與發同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
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冬十月癸酉隋
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咸陽在長安西北隔渭水耳 十二月丙子隋命
新都曰大興城 乙酉隋遣沁源公煥慶則屯宏化以備突厥五代

志上黨郡有沁源縣後魏置宏化郡治合水開皇六年置慶州

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

周槃當在宏化縣界

沙鉢略有眾十餘萬軍中

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

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

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

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

泊

乙弗泊當在蘇州之西

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

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

金城上郡宏化延安六畜咸盡

木峽石門兩關皆在宏化郡平高縣界天水上郡舊古郡天水則秦

州上郡則敷州也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

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

其牙鐵勒之先本匈奴苗裔國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崑崙山沙鉢谷往往不絕至北海之南雖姓氏不同總謂之鐵勒 略懼迴兵出塞 隋主堅既立待遇梁主歸禮恩漸厚是歲納梁主女為晉王妃歸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

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在位六年為隋所滅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至德元年

隋楊堅開皇三年後梁恭帝天保二十二年

春正月庚子隋將入新都大

赦 壬寅大赦改元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

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

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

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

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癸卯立皇子深為始安王 二月己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十一

隋紀九

二十一

隋書

已朔日有食之 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於隋 突厥寇

隋北邊 三月丙辰隋遷於新都 考異曰隋食貨志正月帝入新宮今從帝紀 初令民

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

丈 後周之制民年十八成丁今增三歲每歲十番則三十日役今減爲二十日調絹減半 周末榷酒坊鹽池

鹽井至是皆罷之 周末官制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祕則池鹽則河東鹽池井鹽則蜀中處處有之祕

書牀牛宏上表以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書壁乎庖羲文字生於

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博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故堯稱

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辨其大智尙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

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

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素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

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閏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
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川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
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
弊敦尙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開出外有
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尙多遺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雠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
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
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于是鴻生鉅儒繼踵而
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
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
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

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道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以恢宏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愾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書經籍，雖遭兵火，其文

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
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盡萃於繹
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
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
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
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
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
方圖譜之說漸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
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功無與二
而天下圖書尙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

是司寢興慎懼昔陸賈云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爲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悵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矣隋主從之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賚縑一匹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洮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鄜州州兵擊走之

洮山鄜後周置洮州宋白曰晉置廣陽縣於洮州洮山縣西北五十里今不詳其處所後周又立廣陽縣於石鏡山西六十里至舊廣陽縣今縣也又置洮州於此隋改爲州洮河郡周置鄜州

王申隋以尙書右僕射

趙嬰兼內史令突厥數爲隋寇隋主墜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

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

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竝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
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
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而不有朕以爲厚斂兆庶
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勸賦國
用有餘因入賦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
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
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斯蓋上天所忿驅就
齊斧齊讀曰齊言齊戒而授斧鉞於將帥一讀曰資應劭曰利斧也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
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但荒遐之表文軌
所棄得其地不可以居得其民不忍皆殺諸將今行義兼含有有
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甯勞

渭橋之拜

何奴遣子入侍及來朝渭橋並見漢宣帝紀

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

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

白馬邑出塞也

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

白道在長城北有白道嶺白道溪

李充言於爽曰突厥

狂於驍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

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

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

甚眾幽州總管陰勝帥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寶甯寶甯求救

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甯棄城奔磧北蓋龍諸縣

悉平壽設重賞以購寶甯又遣人離其腹心寶甯奔契丹爲其座

下所殺

高寶甯自齊末據黃龍至是敗滅

己丑鄆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於

隋

鄆州治江夏

隋主堅以和好不納

辛卯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

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劼來聘劼松年之子也 癸巳隋主堅大
零 甲午突厥遣使入見于隋 隋改度支尙書爲民部都官尙
書爲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
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
突厥於摩那度口 乙巳梁太子琮入朝於隋賀遷都 辛酉隋
主堅祀方澤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
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土卒渴甚
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
于是進擊阿波數敗之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
歲坐事配燉煌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
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

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卽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眾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阿波建牙在攝圖之北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乎連結達頭相合爲疆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

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強又有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鉢略奪其眾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眾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堅皆不許 六月庚辰

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

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

廣宗漢古豐五代志屬清河郡

轉戰十餘月

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尙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

特勒突厥達官

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

今日效命以謝國家汝侯吾死且可降賊王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崇英果有譱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尙小拜爵之日親族賀之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崇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及是果死王事秋七月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爲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敏娶樂平公主之女娥英詔假一品羽儀禮如尙隋主女旣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壻當爲爾求柱國若餘官汝慎勿謝及進見隋主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旣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隋主因授以儀同及開府皆不謝隋主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於其壻而惜之乎今授汝柱

國敏乃拜而蹈舞

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隋紀作七月丁卯蓋歷差

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畱爲司空實奪之權

壬午隋遣尙書

左僕射高穎出甯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五代志平

京師舊

區原州

九月癸丑隋大赦

冬十月甲戌隋廢河南道行臺省

以秦王俊爲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

丁酉立皇弟叔平爲

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 戊戌侍

中建昌侯徐陵卒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巢左

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

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惠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能

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旣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爲人器局深遠

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

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否其周急如此 癸丑立皇弟叔儉爲安南王叔澄爲南郡

王叔興爲沅陵王叔詔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

五代志始安郡富川縣舊置臨

賀郡熙平郡桂陽縣梁置陽山郡永安郡黃岡縣置西陽郡巴陵郡華容縣舊曰安南置安南郡沅陵縣置沅陵郡信安郡新興縣梁置新興郡岳山郡閩郡縣志巴陵一名天岳山岳山蓋卽巴陵 十一月遣散騎常侍周墳通

直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帝閒隋主望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 隋旣頒律令蘇威屢欲更易事條內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爲民害不可數更河南道行臺兵部尙書楊尙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

郡分領具條已眾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清餘良材百分
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寡有更張之
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
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隋主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爲州 十
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潛來聘潛
季景之子也 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寵心不自
安乃爲厭魅以求福助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機關能拜
跪晝夜於日月下醺之祝詛上或上書告其事考異曰南史云上
又令人告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門下省爲東省將殺之令近侍
今從陳書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
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

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

雜色隆隆若雷聲 隋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榮定

妻隋主堅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爲三公辭曰衛霍梁鄧

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隋主乃止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

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

推問 隋禮部尙書牛宏請立明堂隋主堅以時事草創不許

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滿萬以爲律尙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

蘇威牛宏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

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 一日名例二曰衛禁三日

六曰擅興七日賊盜八曰關訟九曰詐 自是刑網備要疏而不失

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隋主堅以長安倉廩尙虛是歲詔西自蒲

陝東至衛汴河東郡蒲州恆農郡陝州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華

穀洛管汴汾晉蒲絳汝鄆鄆州陳留郡汴州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五代志京兆郡鄆縣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轉相灌輸

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水運曰漕關東自函谷關以東州郡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

後周改爲汾州晉州臨汾郡舊平陽郡也時隋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警侍御

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

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五代志梁郡雍州縣

隋置杞州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趙州時治廣阿閑于職務政由

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呼嗟謠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今人猶呼

稻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眾非其所解如

謂優老尙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漢置刺史掌制舉郡縣吏故云然所損殊

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隋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潁子
宏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梁
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門外既設內閣又
施事竟不行煩聞而歎服或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
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爲叢脞是謂欽明

書元
首數

陸載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馬云
叢總也脞小也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

舜任五臣翊咨四岳垂拱

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
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
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
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
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實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

之壽臣下蒙獲育之賜隋主覽而痛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
或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
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
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
褻爲笑樂內外共觀習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幙凌雲衮服靚粧車
馬填噓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
貴賤男女混雜繼索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覆以成
俗實有由來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
竝卽禁斷詔從之 隋尙書右僕射兼內史令趙叟以忤旨出爲
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詐叟爲銅斗鐵尺
置之於肆百姓便之隋主堅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

人盜賑田中囊者爲吏所執賑曰此乃刺史不能宣揚風化彼何罪也令人載橐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慙過於重刑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十

起至德二年盡肅
明二年凡五年

長城公下

至德二年

隋楊堅開皇四年後梁
蕭蕭天保二十三年

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己

巳隋主堅享太廟辛未祀南郊壬申梁主暹入朝于隋服通天

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堅服通天冠絳紗

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立拜

通天冠絳紗袍天子之服也服
天子之服北面以受郊勞示臣

服於隋而未至純於臣也冠遠遊朝服諸王見天子之服也入見
大興殿純於臣矣大興殿隋新都正殿也唐為西內太極殿遠遊

三梁冠黑介續朝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卑領袖卑漢革帶賜縑
鉤縑假帶方心絳紗掖腰曷殺劍佩君臣並拜非禮也

萬匹珍玩稱是 隋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等造甲子

元歷成甲子元歷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已奏之王辰詔頒新歷
未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算起

癸巳大赦 二月乙巳隋主堅餞梁主暹於灞上 突厥蘇尼

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庚戌隋主堅如隴州五代志扶風汧源縣

秦州後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考異曰隋帝紀云突厥阿史那

改隴州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為右僕射 隋上

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時發河西五州兵殺男女

萬餘口二旬而還隋主堅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塢壁

說文曰小障也一日庫命子幹勒民為堡堡小仍營田積穀子幹

城也通俗文營居曰堡上書曰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甯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

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猶不自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埃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虞隋主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爲檢關總管五代志檢管榆林郡後置勝州五月以吏部尙書江總爲僕射隋

主擊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隋以上柱國豆盧勣爲夏州總管勣在周時嘗爲華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聽前乳子而

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謠曰我有丹楊山出玉漿濟我民
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 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騎
常侍謝泉等聘于隋 八月壬寅隋鄧恭公竇熾卒熾性嚴明有
謀略少從范陽邢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
人魏孝武卽位茹茹等諸蕃竝遣使朝貢孝武臨軒宴之有鴟飛
鳴於殿前孝武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命射之鴟
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皆有功河
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邙山熾乃下馬
背山拒之俄而敵眾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竝
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
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後爲原州刺史卽挫豪右申理幽

滯每親巡歷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管
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惟當飲水而已及去
職後吏民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隋主堅初爲相國百
官皆勸進歲自以世爲周臣獨不可署踐時人皆高其節 乙卯
將軍夏侯苗請降于隋隋主堅以通和不納 九月甲戌隋主堅

以關中饑行如洛陽 隋主堅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立

寶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

五代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東徐州陳改安州後周改泗州

文表

華暨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尙輕

薄上書曰魏之三祖

三祖謂曹魏父子孫

崇尙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

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

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

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

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

卿元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差無官司者詩

總角非今毛傳曰總角聚兩髦也卯幼稚也○卯音慣

未窺大甲

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謂六

十甲

也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

嘗入耳以做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

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

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

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遷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刺史

縣令未遵風教挾私情而不存公道也請普加采察有如此者送

臺推劾又上言士大夫務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

軌詔以謬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

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主堅請開府儀
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
請因襲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
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
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
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
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彼此有何異也隋主復書曰大隋大
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爲沙鉢略婦翁
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常使之外今特遣大臣往彼省女復
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尙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
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

我請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賁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

汗豺狼性過與爭將留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

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增

崇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

突厥子弟曰特勤大臣曰葉腹

日屈律日屈律曰則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候斤曰闊拔達曰頡利發曰達干皆達官也

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

以戴於首旣而大惡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

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

天子奴僕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慶則効雄

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

射本州豪俠皆敬懼之初以弋獵爲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

子班仲昇爲人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

來聘道衡奏以爲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實以稱
藩隋主戒道衡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用遂道衡在陳書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解案已二年陳人嘆
之曰是底言誰謂此房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
喜曰名下丙寅大赦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
園無虛士

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沈檀

爲之

釋名曰虛聰也於內見外之聰明也屬亦實也說文屬旁壁
以木爲交窗壁帶壁中嵌木班固西都賦金缸街壁是爲列

錢寶註曰以黃金爲缸其中街壁納之於壁帶爲行列懸壁如鏡
也懸櫺窗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裝構今人謂之掛櫺欄檻
皆所以凭也施於簷下階際者
日欄施於窗牖之閒者曰檻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珠簾內

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

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

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蘇孔二貴嬪居望仙閣竝複道交相

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辟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

寵榮制貴妃貴嬪貴姬是為三夫人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佩于

為九嬪金章龜鈕青綬八十首虎頭繫佩采蘋玉璫好容華充華

承徽列榮五職位亞九嬪銀印珪鈕艾綬虎頭繫美人人才良人

三職散位銅印珪鈕艾綬虎頭繫美人人才良人

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

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

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

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等十人預宴先令八婦人擊采殿

製玉旨詩十客一時繼和稍緩則罰酒令從陳書甫史采其尤

醜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子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

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五代志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鸝酒及玉樹後

庭花金銀兩翼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詩

甚哀臨春樂者言臨春閣之樂也

其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其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其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大抵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遂且以此爲常時有通直散騎常侍陳暄者慶之之子也亦與狎客之列性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上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卽成不以爲病而微弄轉甚帝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焚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上素重莊意稍解赦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用

暄文才俊逸而嗜酒無節操歷王公門沈湎諠譟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于暄友人何武責以風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皆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兄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于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于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道竹林宜子不同斯言

王湛能元目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焉
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
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
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江落議有言酒猶兵也兵
可干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干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
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其論酒矣汝鸞吾盟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
之第獨布朝野自言焦陳邱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
沒身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
之不復賈說之勸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鄒朴汝
甫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正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
也遂管糟邱吾將老焉

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虜蠻嬪侍兒

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始安王深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

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閒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睐

仰觀曰瞻正觀曰視斜視

日眄翳

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帶于閣上親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

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

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

事百司啟奏竝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憂

羣臣以細

輒置諸生側坐倦則解身曲以隱之

置張貴妃於膝上其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

貴妃竝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聞有一言一事貴妃必

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

戚縱橫不法實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

言出命不由中者而

出於宮掖也

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

孔張

貴嬪張貴妃也

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

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

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

上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

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則徐哲賢慧景等

景等

云有吏能

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
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竝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
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竝賣關市之
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

都令史

梁制太市令屬太府卿秩六百石尚書金倉都令史金部倉部都令史也梁制尚書都令史視奉朝請

二人

家本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
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
以施文慶爲知人尤見親重小大眾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
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閒諸
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
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

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隋齊州別駕洛陽趙軌治有能名其東都有桑堪落其家軌遣人
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
侵人汝等宜以爲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
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後授
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
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吏民聞之莫不改操

己至德三年

隋楊堅開皇五年後梁
蕭歸天保二十四年

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隋主堅命禮部尙書牛宏修五禮勒成百卷戊辰詔行新禮 三
月戊午隋以尙書左僕射高穎爲左領軍大將軍 豐州刺史章

大寶昭達之子也五代志建安郡陳置閩州後又置豐州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

李暈代之暈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暈舉兵反 隋王桂國郢公王

誼與隋主暨有舊其子宰尚隋主女蘭陵公主宰孝卒暈年誼

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之曰夫婦人倫攸始喪

紀人道至大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其忘哀之

早誼爵位已重而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

義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待之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自

言名應圖讖相表當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王實賜誼死 夏四

月戊申隋主還長安 章大寶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以此觀之陳之

豐州治閩縣而建安縣自別置建安郡 臺軍將至大寶眾潰逃入山爲追兵所擒夷

三族 隋民部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

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堅從

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百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平儉之

子也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

隋承周制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六十者爲

老山東承北齊之弊政戶口租調姦僞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

閑

說閑者閑其貌以驗老小之實

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

隋顯新令籍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

五爲閭閻四爲族皆有正議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

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

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穎又以民間課輸雖

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

推校乃請爲輸籍定樣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月縣令巡民各隨

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隋主從之自是姦無所

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

路晝夜不絕者數月 隔員外散騎侍郎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上表曰臣謹按周官甸師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何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用之相續不絕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是車輞今溫酒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茨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補益甚大隋主從之劭太原人也沈默好讀書嘗採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嗽劭弗之覺也 梁主薨殂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阿波浸逼東距都斤西越金

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

伊吾之地吐屯設主號西之蓋突厥所署置也

突厥

突厥自具分爲東西

隋主堅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庚申遣散騎常侍王話等聘于隋

突厥沙鉢略既爲達

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

徵南旁長城下倚隋爲援

隋主堅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

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隋軍

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

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

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清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削社

解辦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遣其子

庫合真入朝

考異曰隋書無傳作
竊合真今從帝紀

八月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

下詔曰沙鉢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蕭吉

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內殿引見

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九月將軍湛

文徹侵隋和州隋儀同三司費寶首擊擒之丙子隋遣兼散騎

常侍李若等來聘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國楊素爲信州總管

初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卽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釋性木強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

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

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

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

人在側臣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廢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

謂綽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而臣面可改則臣心

可改上益怒令臣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

常稱疾不行故綽言及之

綽死有惡蛇屈尾案上蓋林當前受祭酢去而後來者百餘日時有聲

指干一月辛巳大赦是歲梁大將軍咸昕以舟師襲公安不

克而還

公安陳荆州治所

隋主堅徵梁主琮叔父太尉吳王岑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公因畱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梁大將軍許世

武密以城召荊州刺史立黃侯懋紀

宜黃古縣吳立屬臨川郡隋并省

謀泄梁主

殺之隋主堅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荆方豔武築長

城東距河西至綏州

五代志隴陰郡西魏置綏州

縣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至德四年

隋楊堅開皇六年後梁蕭瑀敗運元年

春正月梁改元廣運

甲子黨

項羌請降于隋

隋書黨項羌者三苗之後也自解爾奚仲東渡臨洮西平西折葉護南北數千里每姓別為部落

庚午隋頒歷於突厥

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

上考課

上佐開長史司馬

丁亥隋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

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

乙未隋以華州刺史崔宏度為襄州總

管宏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

引為親信嘗與護子訓登高樓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

宏度曰此何足畏欬然擲下至地絕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

宏度御下嚴酷動行極罰吏民輟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

令行禁止盜賊屏迹長安為之語曰甯飲三升醋不見崔宏度

丙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

爲新甯王

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陳爲臨江郡南海郡新會縣舊縣會稽郡新安郡信安郡新敗縣梁置新甯郡

庚子

隋大赦 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爲太上皇傳位

皇太子隋主堅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食宵衣猶恐不逮豈效

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 夏四月乙亥遣兼散騎常

侍周璠等聘於隋 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爲會稽王 秋七月乙

丑隋新都雨毛如馬鬣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寸 八月隋遣

散騎常侍裴豪等來聘 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葬以殊禮 閏

月丁卯隋太子勇鎮洛陽 隋上柱國郕公梁士彥乞討尉遲迥

也所當必破代迥爲相州刺史隋主怒急之召還長安上柱國杞

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譴去官

與柱國舒公劉昉皆被疎遠閑居無事頗懷怨望數相往來陰謀

不軌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

蒲州蒲坂河津之要去長安三百餘里

己爲內應士

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爲晉州刺史欲

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三司薛摩兒爲長史

隋主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隋主令左右執士彥忻昉於行閒詰

之士彥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命之庭對摩兒具論始末云第

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虎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

摩兒曰汝殺我丙子士彥忻昉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九月

辛巳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爲誠 冬十月己

酉隋以兵部尙書楊尙希爲禮部尙書隋主暨每旦臨朝日昃不

倦尙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

綱貢成率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

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州

襄州治襄陽其地在長安南山之南

以秦王俊爲尚

書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堅喜頒賜羣官直祕書內省博陵李文

博家素貧人往賀之文博曰賞罰之設功過所存今王妃生男於

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者愧之又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

于教義名理特所畱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

覆吟翫特爲辟道衡所知恆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

事若遇治政善事卽抄撰記錄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及

直祕書內省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

賓客恆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 癸亥以尚書僕射江總

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朓爲僕射 十一月己卯大赦 吐谷渾

可汗夸呂在位百年

夸呂隋書吐谷
渾傳作呂夸

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

懼謀執夸呂而降于隋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閒王宏請以

兵應之隋主堅不許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

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

五代志臨洮郡疊川縣後周置疊
州宋白曰以其地山多重疊也

請因其

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鬼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

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

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

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

善事卽稱朕心鬼王旣欲歸朕唯教鬼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

兵馬助爲惡事鬼王訶乃止安國入貢于隋其國在蔥嶺之南

代以女爲王女王之夫不得與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

其俗婦人輕丈夫而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女王死則求死者族中之賢女而立之事阿脩羅神以人祭之祭畢入山祝之有鳥來集掌止破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上

丁禎明元年隋楊堅開皇七年是歲後梁亡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癸巳隋主

堅享太廟 乙未江南地震 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二月丁

巳隋主堅朝日於東郊五代志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俟二分於東西郊常

以郊祭時旦出竹宮東向掛日其夕西向掛月魏文議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於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爲非時及明帝

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合於古後周以春分朝日於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書解書圭

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婦嬪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壇中燔燎禮如朝日隋開皇初於國東

春明門外爲壇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道門外坎中爲壇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遣兼騎散常侍

王亨等聘于隋 以散騎常侍徐孝克爲都官尚書省中多鬼怪
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
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孝克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人
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陵之弟也性至孝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
饑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臧氏甚有容色孝克謂之曰今饑荒
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
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
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
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
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見謂
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

於是歸俗更爲夫妻高宗嘉其操行除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啟高宗嗟歎良久乃敕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竝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後家居貧困母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隋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

揚州治廣陵山陽縣屬焉按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山陽瀆通於廣陵向矣隋特開而深廣之將以伐陳也

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

隋因請獵於恆代之間隋主堅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主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

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

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

代兄

遜可汗舍其子而立木杆木杆捨其子而立佗鉢佗鉢卒擲圖大邏便遜至爭國事並見前

以庶奪嫡失

先祖之法不相敬畏

謂大邏便黑薛薩羅又與沙鉢略爲敵違頭又從而助之也

汝當嗣位我

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

反從枝葉叔父居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

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

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

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爲得隋兵助

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

考異曰隋交厥傳前云沙鉢略西擊阿波破擒之後又云處羅侯生擒阿

波長孫晟傳曰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人在山谷間火起詔旨奮取之以獻按前云沙鉢略破擒之擒術字耳

虞羅侯云當取以獻則是得否未可必
隋安得預議其死生乎今從突厥傳後

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

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

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

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

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穎曰骨肉相殘救之益

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楊同兼

通直散騎常侍崔德來聘儻仲文之子也少以讀書爲務負恃才

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

間遂博覽羣言無所不通 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己卯隋雨

石於武安滏陽間十餘里 秋七月己丑隋衛昭王爽卒 八月

隋主暨徵樂主送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

養治通鑑補遺 長城公禎明元年

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宏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郡州

五代志竟陵郡梁郡縣西魏置郡州又南郡紫陵縣其城南面梁舊郡州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

荊州刺史義興王璵等恐宏度襲之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詣

荊州刺史宣黃侯慧紀請降九月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辛

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隋主聞之廢梁國梁敬帝紹泰元年後梁中

宗即帝位更三主遣尚書左僕射高颺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

給守冢十戶拜琮上柱國賜爵莒公 甲午大赦 五兵尚書領

右軍將軍侍中定襄桓侯孫瑒卒瑒字德璉吳郡人也少儻好

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

財物能散之親友及以王琳土地歸國朝廷待之甚厚瑒亦歷事

三朝秉心如一上即位敬待彌深頻幸其第及著詩賦以述勲德

之美展君臣之意及卒上親題四十字於銘後曰秋風動竹煙水
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
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冬十月隋主堅如同州癸

亥如蒲州 十一月丙子以蕭巖爲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

蕭巖爲吳州刺史

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
揚州吳郡陳置吳州

丁亥以豫章王叔英

兼司徒

甲午隋主堅如馮翊親祠故社

隋主生於馮翊猶漢
祀豐枌榆社之意

戊

戌還長安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

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

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初隋主堅受禪以來與陳鄰

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

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卽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

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謂兵既登岸後復大江土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其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無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等爭獻平江南之策光州刺史高勸上表云陳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以來荒悖滋甚北鷄司旦昵近茲同尙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禁露沈

涵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罪獲戮天
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
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若戎車雷動
戈船電邁臣雖孺賦請效鷹犬號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

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

武昌陳爲郡隋平陳廢爲縣屬江夏郡五代志蘄春郡後齊置羅州

後周改曰新州陸陽郡後齊置和州江都郡清流縣舊置南譙州隋改曰滁州六合縣後齊置秦州後周改曰方州江都郡本南兗

州後周改曰吳州

更帖精兵帖

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

東海郡東魏海州

蜀郡益州巴東郡信州襄陽郡襄州南郡州竟陵郡豐鄉縣西魏置基州之陽郡定城縣舊雷郢州

速造舟楫多

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

蜀江出三峽過南郡漢江過襄陽竟陵西陽而

二江合流國於東南者二江其上流也

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

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

水經注江水過夷陵東而至流頭灘其水峻激奔暴魚鼉

所不能逆行者苦之又出西陵峽而東歷荆門虎牙之門荆門之下為延洲又東過南郡而東右與白水合謂之油口油口即公安也又東過長沙下湖縣北與湘水會匯為洞庭而得巴陵又東至彭城磯磯北對龍磯夏首即夏口以夏水入江而得名屈原哀郢過夏首而西浮江水又東過蕪春縣與嶺水會謂之蕪口又東至尋陽得淞浦有淞城皆沿江要害之地也然終聚漢

口峽口以水戰大決

漢口即夏口峽口西陵峽口

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

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眾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

前

上江諸軍謂蜀江漢江順流東下之軍也

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

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

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潁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

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

有使投其秘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

蜀先主敗

於姊歸還還自帝起永安宮

居之東有永安之名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

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竝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
首言陳有三可滅隋主問其狀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
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辭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
效隋主勞而遣之 時江南妖異特眾宥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
與人對話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酹之經三四年乃去船
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將山眾鳥鼓兩翼
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康城無故自壞大風拔朱雀門帝
嘗夜中索臥忽變爲血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其牀下捕之不見
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

臨平湖在餘杭郡錢塘縣此湖常
蕪寒故老相傳湖開則天下平

帝惡

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

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

閥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

平百越

謂平越于略李貴元景仲龍孫肅勃之亂

北誅逆虜

謂平

世祖東定吳會

謂破

龜張

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

見一百七十五

三祖之

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

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

將棄之草莽諂佞譏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

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

禎明二年

隋楊堅開

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爲東陽王恬爲錢

塘王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周羅睺將兵

屯峽口侵隋峽州

九江都江南之尋陽郡江州治所也夷陵

三月

梁置宜州西魏改曰岳州後周改曰峽州

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尙賢等來聘戊寅隋主陛下詔曰陳叔
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
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
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豎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
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豎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
以背德逆言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
每聞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
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夏四
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渡淮至于清塘兩岸數日
自死隨流入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甲午東冶鑄鐵自
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牆外燒民

家太子胤性聰敏好文學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
沈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帝
疑其怨望甚惡之張孔二貴妃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
徒又於外助之帝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爲嗣嘗從容言之吏
部尙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
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帝卒從徵議六月庚子廢太子胤爲吳
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爲太子徵景歷之子也深亦聰惠有
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聞袁憲嘗諫胤則
用憲爲尙書僕射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潛然未
嘗有所忌怨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經史及釋典爲
事數上書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用深后諫袁
憲性端節有

蓋皇京嗜慾聰敏靈記涉重經史工書翰書選歲早自暴而誦佛
經應時雨降國亡與帝俱入長安及帝薨后自為哀辭文甚酸切
隋煬帝每巡幸恆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廣陵過江于毗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卒 冬十月己亥立

皇子蕃為吳郡王 己未隋置淮南行臺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

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

隋人開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為隋主褒美計善心張本甲子隋以出師有

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

合六合本漢堂邑縣之地江左立秦郡及尉氏縣後周改秦郡為六合郡隋開皇初廢郡改尉氏縣為六合縣俊出襄

陽秦王俊以山南道行臺兼襄陽今自襄陽出指漢口素出永安素鎮永安自永安下三峽荆州刺史劉

仁恩出江陵荆州治江陵使劉仁恩出師會楊素東下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蘄州治蘄江使韓悅

春使王世積出師自蘄口臨江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廬州治廬江使韓擒虎出師自橫江度

姑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吳州治廣陵使賀若弼自瓜洲渡江攻京口青州總管宏

農燕榮出東海

東海郡海州青州治益都此蓋使燕榮以青州之師出胸山渡海以攻南沙也

凡總管九

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

楫橫互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穎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詔爲

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 有星孛於牽牛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

餞將士乙亥至定城

述記記定城去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

陳師誓眾 丙子立皇

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 隋主堅如河東十二月庚子

還長安 突厥莫何可汗西驅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

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爲突厥復號本

隋軍臨江高穎謂行臺吏

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

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

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相

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請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

夫之用耳三也

任蠻奴即任忠

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

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

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煩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

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

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綠江諸軍事以拒復楊素

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咸昕

昕音欣

以青龍百餘艘守狼

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

水經注江水過流頭灘又東逕古方昌縣北又東逕狼尾灘其地猶在黃牛峽

之西注佑通典曰狼尾灘今夷陵郡宜都縣界

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

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

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

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
昕敗走悉俘其眾勢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
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
卽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竝抑
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瑒梁之宗室擁眾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
眾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瑒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
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琨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江州治尋
陽南徐州
治京口皆緣
江重鎮也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
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
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
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可任

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三千欲令西上仍徵

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

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開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

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

緣江上下以爲防備

金翅船名

如其不然大事去矣憲及驃騎將軍蕭

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

己感其述職

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此以出守藩方爲述職

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

已得專權

文慶與客卿時共掌機密文慶若出則客卿得專之

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

面陳但作文啟卽爲通奏

謂朝臣若必有所陳說不須面見陳主言之但文字來便爲聞達

憲等

以爲然二人齎啟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

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開謀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

文慶筮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使廢闕帝

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

則聲聞鄰境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遊說帝重違

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

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

齊師三來

謂梁敬帝紹泰元年徐嗣徽任約以齊師襲建康據石頭太平元年復襲破采石與齊蕭軌同入寇逼建康世祖天嘉元年齊將劉伯球慕容恃德助王琳下蕪湖占敗周師再來謂天嘉元年獨正盛賀若敦入湘川臨海王光大元年宇文直元定時華皎皆敗

彼何爲者耶都官尙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

虜軍豈能飛度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

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

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襄伎縱酒賦詩不輟是歲吐谷渾名

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堅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昏狂妻子懷怖竝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昧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河南王移茲哀卒隋主堅令其弟樹歸襲統其眾 隋處士趙郡李士謙卒士謙鬚亂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瑒深爲嗟歎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沈醉醺亂嘗集士謙所少長肅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知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畏如此家富于財而躬處節儉每以振施

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訟鬪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等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于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嘗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歲惡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贈豈求利哉于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焚契曰償了矣明年大熟爭來相償士謙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士謙罄竭家貲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或謂之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正如耳鳴已獨聞之今我所作人皆知之何陰德之有善談元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說士謙諭之曰積善餘

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曰輪轉
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
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題鵠
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
母爲黿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瞿生爲蛇羊祜
前身爲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是年終于家相郡
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君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六終